

隐爱

严利 著
YAN LI



四川文艺出版社

严利◎著

隐 爱



四川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隐爱 / 严利著. — 成都 :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6.11

ISBN 978-7-5411-4520-9

I. ①隐… II. ①严…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275955号

Y I N A I

隐 爱

严 利 著

责任编辑 朱 兰 蔡 曦

封面设计 王 燕

内文设计 史小燕

责任校对 蓝 海

责任印制 喻 辉

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网 址 www.scwys.com

电 话 028-86259287 (发行部) 028-86259303 (编辑部)

传 真 028-86259306

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

排 版 四川最近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印 刷 四川华龙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7mm × 210mm 1/32

印 张 10.25 字 数 260 千

版 次 2017 年 8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7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4520-9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028-86259301

目录

第一章 丑陋的女人

1. 处女膜的使命 001
2. 下地狱的方法 014
3. 路边的不凋花 022
4. 贞操的价值 037

第二章 奢侈的爱

1. 蝴蝶原理 052
2. 私生女路一瑾 059
3. 我是谁的一部分 066
4. 爱上大叔是宿命 071
5. 假装疯一回 077

第三章 无耻的博弈

1. 哥就是传说 084
2. 鱼和水的关系 089
3. 所谓遇见 094
4. 路路来了 101
5. 寻找陌生人的拥抱 109

第四章 秘密

1. 上梁山写玄幻 123
2. 死亡是另一种告别 141
3. 路冬篱的桃花运 154
4. 路氏“顾问”曾善美 164

第五章 你不可能深入我的悲伤

1. “高人”娟子 170
2. 文学青年洛春迟 182
3. 四月正好道别离 204
4. 幸福的味道 211
5. 乐山吹起欲望的号角 226

第六章 我想有个家

1. “芙蓉”谈性事 244
2. 夏至，他来了 254
3. 青梅竹马 263
4. 爱也好恨也好的是故乡 269
5. 我把冯京当马凉 290

第七章 与怀沙决裂的日子

1. 不说再见 295
2. 致孟夏兮 299
3. 在去做爱的路上 310

第一章 丑陋的女人

1. 处女膜的使命

& ※ @ \$ β ℃ θ ≠ № ≈ ※ \$ % % ≤ ⊙ ≤ ……思念如乱码，为了见他，我在去年保玉则的路上。

我一直做着无中生有，却极其无趣的工作——每天埋头忙着码字，然后交给路冬篱把它变成铅字。我一直在这个混沌世界循规蹈矩的努力活着。从二十出头到现在，敲键盘的日子一晃过去了十多年。没有丈夫孩子，没有家，没有太多钱的我正忐忑地向四十迈进。

家是我生命的曙光，想有个自己的家是我活着的动力。

之前，他们把我写小说看成是天赋。我觉得这仅仅是我混饭吃的伎俩。虽然我敲键盘的五指关节灵活自如，可我的心太嘈杂了，不得平静，因此，势必会影响了我说话。尽管我有表达的欲望，可眼前世界一片纷乱，脑子一塌糊涂。有一段时间我几乎失去了写字的功能。是的，不过是功能而已！

或许我是太骄傲了，我的天赋在慢慢生锈却浑然不知，沉浸在自得的世界里。路冬篱竟然安排我去电视台做谈话节目的女嘉宾。这是多么可笑的事情。不要误会我是主宾，我的角色是去附合主宾

谈一些所谓的文坛现象之类的看法。拿笔的手偶尔还会颤抖呢。哪还有能力在人前作秀？还有个秘密，我有严重的社交恐惧症。在人多的地方我就发憊，平时敏捷的我会一下迟顿木讷，如同木偶一般。

“你是积累了一定的粉丝的。”路冬篱说，“你看，他们一直不知你的庐山真面目。可是通过这次的露面，读者会对你产生好奇和新鲜感。这次的电视秀对接下来的作品宣传是有好处的啊！不要怕，去吧！”

我不是刻意要在读者面前保持神秘感。我是一个缺乏自信的人，唯一在读者面前出现的照片是路冬篱未经许可，偷拍我发呆时的一张侧脸。我忘了那时在干嘛了。表情沉静，眼神迷离，当时应该是喝了一点红酒。一般这样的忘我状态，想是进入写作的情境了。

贴吧热闹了，读者开始猜测，我为何不正面示人。

这是什么节奏？

难道左脸有美人痣？

失恋了？

灵魂出窍？

被角色附身？

练分身术？

做了准分子，眼神很明亮喔！

拜托，签售吧，女王！别吝啬你右侧美颜。

“我不想去。我现在只想做好一件事，那就是完成手头的写稿任务。我一年没有动笔，人太紧张了。”

“真是病得不轻。”在我说完，准备进屋关上房门的一刹那，我听到路冬篱喝了口茶，扣上盖子自言自语地说。

“谁病得不轻？”他的话把我激怒了，我猛地拉开房门冲出去质问他：“我不挣这个钱就是病得不轻？”

“行。我说不过你，我走可以吧？让现实证明一切吧！人生不是老吹东南风，别忘了，需要用钱的地方很多，现在是电子媒体的时代，我们的图书工作室已经撑不下去了。你一定会有为钱着急的时候。”路冬篱说完摔门而去。

我杵在那里，整个人犹如一根冰柱。对路冬篱抱着那么多的幻想一下子瓦解了。

“病得不轻，病得不轻，病得不轻——”路冬篱的话一直在耳边游荡，如刀一片片削我的肉剔我的骨。血在流，要把我淹没。我瞬间喘不过气来。

“深呼吸！”我大口呼气一边对自己说，然后头晕目旋地回到房间赶紧躺到床上。

我知道，生活是把双刃剑，无论你怎么耍它，都会让你头破血流。

我妥协了。在路冬篱面前，就算我振振有词，也总是显得无理取闹。

我去了电视台。录影之前，在制片人的引见下，我见到了十六岁的少年网络作家楚楚留香和他的父母。前辈有事不来了，录影只得临时做了改变。想来这一家人是主宾了。

相互做了介绍，少年作家见了我很激动，上来就把他的新书翻开，要我在扉页上签上大名，以作鼓励。

“孟老师。我儿子就是受了您的影响才走上写作这条路的。”不待我做出反应，那孩子的母亲上前一把就握住我的手，“今天，很荣幸您能来捧场啊，您一定得好好指教了。”

我不知该说啥好，只有惯性地点着头。接过孩子的笔，草草写上自己的名字。

离录影还有半个小时。制片人小黄，主持人梦梦都是熟人。

“兮姐。”一番礼节性客气寒暄后，她们走过来打量我一番，对我一身的打扮摇了摇头。一脸不满意地把我拉到化妆间。在那里被造型师折腾半天后，小黄又过来递给了我一个文件袋。

“谈话大纲。您先熟悉熟悉。”她说完，神秘附耳过来，“意思意思！理解一下。你的书出了，咱们也好好策划一下。我去找个地儿眯一会儿。录完节目不要走了，有夜宵呢。我们好好喝一杯。”她起身打了一个哈欠，一连拍着腥红的嘴巴。眼睛四处张望着，像在寻找什么人。紧接着，匆忙拍拍我的肩跑了出去。

我笑着，其实我也不知为何要笑。这或许是社交时惯性的表情动作，于我而言没有任何意义。

我打开文件袋，里面还有一个信封。谁写的信？我想，拆开一看，一把百元大钞。我顿时明白，小黄刚才“意思意思”的含义了。

算劳务费？

再想想嘉宾里应该不只有我，还有其他人。这么想着时，进了一拨人。都是熟面孔，评论家日远，雨雨，出版人邓林。他们都是曾为我写过书评提携过我的专家们。我已经很久没有见到他们了。我从座位上站起来紧张地向他们点点头，像一个怕见生人的羞怯孩子。

他们见了我，一愣。似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夏兮，复出了？”邓林问。

我点点头，拘谨地站到一旁。

“好样的。”日远拍拍我的肩，“要接地气啊！没有空气怎么活？”

“听老路说你开始动笔了，写的是什么题材？方便透露不？”雨雨问。

“是要写，但还没开始动笔。在构思中。”我说这话的时候，

心里突然一阵发慌。眼前像多了一道屏障，如一层水雾模糊了我的视线。脸发热头发蒙，脚飘浮起来。

我要控制住，我在心里告诉自己不能出洋相。我拿起矿泉水一饮而尽。

世界一下转变过来。眼前的人都惊异地盯着我。

“我有点低血糖。”我喘着气慌乱地说。

“你身体确实太弱了，休养了这么久。”邓林不屑地瞟了一旁的两个男人一眼，眼神回落在我脸上，“要靠男人关心是做梦，女人一切还得靠自己。”

“吃一块这个。”雨雨无奈地笑了，从口袋里拿出一块巧克力，“补充一下，马上要录相了。”

节目内容主要是围绕“中国少年作家童子军现象”这一主题与观众展开讨论，并借此来宣传少年作家楚楚留香的新书。而我也就是放开干了。好吧，来之则安之。就好好捧眼吧！我想。好在，嘉宾也不只是我一人，心中的不安减少了许多。整个录相非常顺利。录完节目，让我措手不及的是观众对我的热情。还没有走到台下，已被他们团团围住。

说实话，我有点受宠若惊。我从来没有这样与读者面对面，他们跑上来“凶猛”的拥抱，对我签名的手不经意地碰触让我不知所措。

而这时，有个戴口罩的男人挤了进来一把拉我到身后，他高大的身躯成了保护我的屏障。

“对不起，对不起，要签名的可以到导演那里登个记，留下你们的地址电话。回头我们的工作室会一一寄给你们。现在孟老师还有事。请大家理解，请大家让开！”

总之，我是逃开了热情的围堵。

“好了，喝口水。”那人递给我一杯矿泉水，口罩上面的眼睛细细长长的隐约透着笑意。

我有点窘，像是个没见过世面的胆小女人。我扭开瓶盖别过脸猛喝一口水，待我缓和平定过后，却只看到小黄在我身边了。

“你们安排的工作人员很给力，要不然我就要崩溃了。”我说。

“没有啊，我没有安排。”

那会是谁呢？我环顾四周，那个奇怪的男人神秘消失了。

“今天的节目录制很顺利，这得托福节目的文案策划。”小黄兴高采烈地说。

“谁啊？”我问。

“你们家老路。整个节目的流程文案全是他搞定的。他相当于我们幕后的导演。”

他能做这些我是不稀奇的，但相比他的个人才能，他的处世能力以及营销策略总能让我刮目相看。比如，今晚。让我在圈内几个举足轻重的人物面前蜻蜓点水，不露痕迹地露了面，一边还悄无声息地做了嘉宾拿了钱。重要的是我还喧宾夺主，小试了牛刀。

这应该是路冬篱想看到的，他就是想通过今晚的录制得到答案——孟夏兮的市场关注度还有没有？还有几斤几两可操作呢？

虽然这并不表示我认可他的一些做法，但是我不得不向生活妥协，跟着他的脚步一步步向前走了。

谁要我上了“贼”船呢？

谁要我让他走进我这丑陋不堪的命运里？

“这个节目和路冬篱没有关系，路冬篱，别多想。”

夜晚再次降临——

我是十一月十六日子时出生的，我的出生位于两日的交点，夜晚与凌晨之间，这似乎也决定了我不朽的精神状态——性格极其矛

盾，双面两极分化淋漓尽致。爱，就会毫无保留；恨，也是彻头彻尾，明明白白。我温柔的外表藏不住我的自恋、冲动这些缺点，更掩饰不了那一颗随时跃跃欲试厚积薄发的叛逆心灵。

相比白天，我更喜欢夜晚。

说说我为什么喜欢夜晚吧。

首先我可以不用穿内衣。尽管一米六五的我只有75C，谈不上有多大负担，更不怕地心引力。一般在穿上衬衫之前，我会先转一千个呼拉圈，再做五组哑铃。这样，必定一身的汗，接下来去泡澡。之后，我会找来路冬篱的全麻衬衫穿上，光着腿在我的写字间走来走去。

话说那一段时间，黑夜是我最期盼的时候。那是冬天，难得几天都在下小雪。到了六点，路灯就全亮了。我会迫不及待地推开窗子，看着灯光下雪花飘飘洒洒落在行人身上，路牌上，看雪花的心情感觉就像迎接恋人一般。

整个人看似如海面般平静，心却如海底火山蓄势待发，岩浆随时喷薄而出。

兴奋的状态让我站在阳台的风口也不觉得寒冷。

背负使命的我，要行动了。那时，我就是如此的激动。

没错，是那样的。现在回想觉得是好遥远的事。1999年，18出头的我开始尝试写我人生的第一个长篇，似乎有好多要写的东西，提起笔却不知写什么好。整个脑子被一些人和事塞得满满的，身体如火烧一样，灵魂也被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霸占着。写了一页又一页，最终满地都是我揉乱的纸团儿。

“欲望如火，得找人给扑灭了。”怀沙机灵古怪地冒出来。

“就跟打了鸡血。”我也由着她开玩笑，说，“很亢奋，我想要找个发泄的出口。”

“给！”怀沙递给我一杯凉水，用戏谑地口吻说，“没有释放你洪荒之力的神器，只有这杨枝甘露，昨天梦里观音菩萨赏的，妹妹我舍不得喝让给你！”

我把手伸向窗外，雪花落在手上很快就融化成水。待手心里的水有一汤勺那么多的时候，我赶紧地送到嘴边尝了一口。虽然清冽中夹杂着轻微的尘土味道，却是爽口至极！

很准时，晚上七点半的时候电话就该响了。

路冬篱的问候。那时候，他的语气始终保持着距离——客气却不生疏，友好中夹杂着些许暧昧。我们的谈话一般在十五分钟左右，东扯西拉中了解了彼此讨厌什么又爱好什么。我说我讨厌的是做饭。因为在家时，我几乎包揽了所有家务，包括下厨。他说，他正学着做菜。我问，一个大男人为何想着去做菜呢？他神秘地说，想在心爱的人面前表达一下心意。

路冬篱在追求谁呢？我暗想，心里明明还甜蜜着，瞬间像被人强制灌了一碗酸梅汤。一个男人为女人下厨，足以说明这个女人在他心中的分量了。

“你在酝酿吗？要写什么？”遥远的他似乎有透视眼。

“特别想写一个长篇。但是，却不知如何下笔。我也想出书。”

“孟夏兮，你写作的目的性太强了。你要有朴素的状态，不要想那么多。当你不被任何东西牵绊时，你的人你的心就是自然自在的。你会把自己无限放大，看到许多不同的自己，一切人和事在你的眼中都是多样化的。这样，或许你的潜能才会被激发出来，你的文字就算忧伤也是惬意的，沉重也是奔放的——我认为这应该是纯粹的写作状态。在自由的状态下与人分享故事，心灵才能回归自我。试试看吧！”

听了路冬篱一席话，犹如拨开云雾见晴天。思如泉涌，下雪的第四天，我的小说初步构思就出来了。接下来的日子，就盼着下课放学，我好跑回租借的屋子编织我的梦想。

2000年春天。我的第一部小说《蝎子的网》在这样一个宁静的夜晚诞生了。

我惴惴不安地把稿子递给路冬篱，让他给我提意见。

他从抽屉里拿出一本他过去的诗集。

“送给你。”他说。

我激动地翻开第一页，一个用竹片做的自制书签映入我的眼帘。正面书写着一首诗：“街上有饥民，田里有初熟的庄稼，年轻健壮的你手里有镰刀，如果你的镰刀够锐利，就下手割吧，如果你的镰刀太钝，那就赶快磨吧——张晓风。”

“我找不出什么话来了。我看到了张晓风的诗，让我们共勉吧！”路冬篱笑着说，“书稿看完后，我再说对它的想法，好么？”

没多久，孟夏兮三个字出现在各大文学期刊上。

“遗世独立孟夏兮——阁楼上写字的少女。”

“你有资格做天蝎女吗？学孟夏兮如何耍心机秀性感。”

“孟夏兮：我是一只毒蝎子，请你不要靠近我！”

荣耀来得突然，我有点不知所措。我不是科班出身说不出高妙的大道理。我只知我写了一个想写的故事而已。看到报纸的标题标新立异，还有铺天盖地的名家评论，着实一连几天都恍恍惚惚的，有如做梦一般。

路冬篱跷着二郎腿品着咖啡，一边翻阅各类报纸杂志对我的评论与报道，时不时抿嘴笑着。见我云里雾里，他拉着我就跑出了咖啡馆，驱车直接去了一个大型书店。书店门口有一张海报，一个长发女子的侧影双手捧着雏菊仰头看着蓝天——左边几个宋体大字

《蝎子的网》。我急于进书店看个究竟，只见书店里显眼的架子上满满一排陈列的都是我的作品。

我全身发抖了，有点像中邪。回去的路上，我一直看着路冬篱，觉得他像变戏法的魔术师，从写稿到出书前后短短五个月的时间，他怎么轻易就改变了我的人生？

我一直觉得自己是路边的一朵野花，只配长在路边或田埂。如今，鲤鱼跃龙门，彻底改头换面大翻身，野花成了兰草。

我当然知道路冬篱是幕后推手。不得不承认，他做宣传真有一手。不过，这已是我后来才知道的事了。我不能否定他为自己的小说出版所花的功夫和付出的努力。

路冬篱如何具体操作了这一切，对于细节我其实一无所知。

他说：“你只管写好你的小说。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我去办好了。”

路冬篱晚上买了红酒来庆祝。我们俩坐在房间的地板上边喝酒边讨论下一部文稿的内容。而这一晚，我人生的很多个第一次也迷离地诞生了。

是的。

第一次拿版税，趁着酒兴做了男人女人都喜欢做的事。

只见他把整整一瓶二锅头喝完了，摇摇晃晃地站到沙发上，扯着嗓门大叫：“孟夏兮，孟夏兮，你将来一定是中国文坛一颗闪亮的星星！”

星星？我向窗外望去。黑夜如一张无边无际的网似乎被一缕强光扯破了一个洞，一颗长了翅膀的小星星熠熠生辉地从黑暗中飞出来——

“我会是那顆星星吗？”我问路冬篱。

“你就是那颗星星。”路冬篱说。

“星星怎么会有翅膀？”我看着天际喃喃自语。

“我就是你的翅膀。我要让你飞起来。”路冬篱从身后抱住我，在我耳边说，“所以，你是我的星星。是我一个人的星星。”

“好。冬篱，我是你的。”

“一切都发生了？”怀沙眨巴着眼睛，嘴角泛着坏笑，“不是喝红酒吗？怎么又是二锅头了。”

“他说他必须喝白的，红酒专属于我。”

“我猜你会点上一支烟？”怀沙笑着说，“这样好惬意。”

“只会来杯咖啡或者红酒。我对烟草过敏你相信吗？”

“第一次听说有对烟草过敏的人？”怀沙惊异地看着我。

吸烟不是好事，但不能吸烟，这对我来说绝对是很遗憾的事。因为不能拥有，所以渴望。至于好坏，似乎并不那么重要。

万籁俱寂！

邻居家的小猫卡迪出现在窗台上，在昏暗中它的眼睛发出凛冽的寒光。趁我与它对视的一刹那，路冬篱趁虚而入。我似乎听到身体深处破裂的声音如我撕废稿一样那么清脆。

除了疼痛找不出什么让我更欣喜的滋味。每一个毛孔都在欢快唱歌的极至状态都是骗人的！！！

不好玩！那时我想。脑子里充斥的却是多年前那个我痛不欲生的晚上——

我更喜欢码字。我想，处女膜的使命算是光荣的完成了。

那个夜晚，我和他在一起是水到渠成的事情。把我的初夜献给他，似乎是庆祝小说出版的一个仪式，一个灰姑娘浴火重生的涅槃。

“这是个体力活！”路冬篱累了，他站起来把卡迪赶跑关上窗，又顺手把沙发上的毛毯丢在我身上：“别着凉。”

怎么不轻轻过来好好给我盖上呢？这动作让我心里十分别扭。

我暗暗嘀咕着，转过身不想理他。我期待他走过来，把我抱在怀里。他似乎在寻找什么？只听“啪”的一声，昏暗中火光一闪。他点燃一只香烟重新躺回我的身边。

“给我吸一口？”见他陶醉的样子似乎抽烟的感觉更过瘾，我不免好奇想试试。

“不行！”路冬篱很坚决地摇着头说。

“为什么不行，二手烟都被动地吸了。”我光着身子从地毯上站起来，我显得很激动。可以说我是在与一根烟斗气吗？或者，我在嫉妒一根香烟？

“蝴蝶真漂亮！”昏黄的灯光下，我雪白的小腿那只蝴蝶文身栩栩如生。他伸手轻轻抚摸着：“嘘——别把它吓跑了。”

他的样子把我逗笑了，我重新躺回他的身边，匍匐在他的胸口。秋凉。一丝风从窗隙挤进来，我打了个寒战，人蜷缩成一团。他终于伸出手臂搂紧我，我们俩紧裹一张毛毯。

“夏兮，只准吸一口，好吗？”他像鸟一样啄了我一下，把烟送到我嘴边。我眉开眼笑像一个孩子得到了一颗糖。我接过来，烟灰落在他的胸膛上，他皱了下眉头。

“啊——烫吗？”我手忙脚乱在他的胸膛上一阵乱抹。

他淡然一笑，示意我抽烟。

端详这只烟，香烟还剩二分之一。

“你为什么不问问我的感受？舒不舒服？”我问路冬篱。我是藏不住话的人，说话一向直接，我说着，抓过那团有血的卫生纸扔到墙角，“你很讨厌，你都干了什么。”

“可不——你还是为我流血了？”路冬篱一点也没感受到我的落寞，轻描淡写地，“我们需要磨合。”

他的样子让我无言以对。我在想，我是否太过冲动草率地把自